

國際戰略研究 简报

2023 年 6 月 30 日

第 143 期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核时代负责任的国家战略的未来：新时代，旧现实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金骏远^{*}

1945 年以来，人们对核武器使用的担忧历经变迁。冷战时期，人们担心美苏之间发生战争并使用核武器。1990 年至 2010 年，人们意识到存在核扩散的风险，却不再担心大国之间毁灭性的核交火。2010 年至今，随着中美关系恶化，至少在西方，对大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并使用核武器的担忧再次出现。特别是 2020 年以来，中国的核武器现代化使美国警觉。俄乌冲突则使美国对核武器使用的担忧达到顶峰。

一、核时代持续不变的现实

新技术的出现似乎说明当今与过去存在根本上的不同。技术进步尤其体现在对核武器的防御以及核武器打击精确度的提升，以至于 21 世纪初有观点认为，部署有效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更精准的核武器，就可以破坏对手的报复性核打击能力。此外，电子、网络、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技术也使攻击和防御比过去更有效。正是这些技术变革使一些人鼓吹可以考虑在进攻和防御中使用核武器，而不仅仅将核武器视为威慑他国进攻的工具。

我认为核时代的两个主要特征并未改变。首先，核威慑仍然非常易于实现。对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一旦陷入军事冲突，其对手就可能在报复性核打击中遭受无法承受的损失。无论双方核力量对比如何，有核国家只需使对手相信无法保证拦截所有的核弹头，就足以使其不再考虑发动核战争。这意味着，在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技术进步导致的变化非常有限，因为它无法消除决策者面临的不确定性。

^{*} 金骏远 (Avery Goldstein)，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卫·诺特 (David M. Knott) 全球政治与国际关系讲席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克里斯托弗·H·布朗 (Christopher H. Browne) 国际政治中心副主任。2023 年 6 月 9 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举办第 63 次“北阁论衡”系列讲座，金骏远教授应邀发表演讲。本文根据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经作者同意发表于此。

历史证明，当真正接近使用核武器之时，领导人就会退缩，转而寻找替代方案。解密档案显示，在1961年柏林危机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之时，美国的核弹头数量相比苏联有很大优势，能够摧毁苏联的大部分核武器，美国军方也制定了相应计划。但肯尼迪总统根本不考虑核打击，因为军方不能向他保证，无论对苏联的核打击多么成功，美国都不会遭受无法承受的损失。

近些年也有类似的案例。在朝鲜核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曾考虑对朝鲜的核项目发动攻击，但是克林顿政府最终放弃了，转而寻找外交上的替代方案，后来还参与了六方会谈。朝鲜拥核之后，特朗普总统也曾决心对朝采取行动，其强硬表态一度引发美国民众的紧张情绪。但是最终他退缩了，并在2018年与金正恩举行会晤。

第二，核战争的风险依旧存在。选择发动核战争显然是不理性的，但选择提高核战争的风险或许并非不理性。国家倾向于为达成政治目的而操纵核战争风险，实施“边缘政策”（brinkmanship），即通过提高核战争风险，胁迫对手做出让步，从而不动用核武器就能取得胜利。为了使风险看起来真实，国家会放松对核力量的控制，而这会带来意外或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根据“稳定—不稳定悖论”（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相互核威慑为有核国家打开了常规战争的大门，使国家认为可以进行常规战争而不必担心冲突升级为核战争。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冲突的层级没有明确的界限。冲突烈度的加剧和伤亡人数的上升会诱使国家考虑核升级。核武器并不能使世界更安全，反而使核大国之间的有限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

二、乌克兰局势与台海局势

俄乌冲突体现了核武器的威慑作用，也反映了核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普京在发动战争时根本不担心美国的干预，因为拜登总统已经公开表态不会为此冒核冲突的风险，而且普京以为能够在美国重新考虑政策之前就取得速胜。但事实并未如此。随着战事升级，对核升级的忌惮开始在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俄罗斯方面称，如果生存受到威胁就可能使用核武器。美国认真对待这种模糊的威胁，每一次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的决定都基于限制冲突的考虑，以表明这不会导致美俄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不会威胁到俄罗斯的生存。美国也发出了某种核威胁：哪怕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战术核武器，也会引发冲突升级。双方都在利用核武器使对方在这场战争中保持相对谨慎。另外，俄罗斯没有采取一些在核时代之前属于常规操作的行动——封锁北约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补给线或攻击运送武器的交通工具——因为那样会导致事态严重升级，从而使俄乌冲突变成美俄之间直接的军事对抗。

同时，战争升级的风险一直存在。如果战事久拖不决，俄罗斯更有可

能采取边缘政策，那时乌克兰战场上发生的一切就将失去意义。重要的是美国和俄罗斯哪一方会更加坚定。既有文献通常认为，利益受影响更大的一方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从而更有可能获胜。但关键在于无法预知哪一方的利益更受影响。我认为俄罗斯在东欧的利益可能比美国在东欧的利益更重要，但是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在乌克兰已经投入了太多，可能不愿在这一问题上让步了。乌克兰要想收复被俄罗斯通过军事行动夺走的领土，最好的机会是在没有美国参与、没有核边缘政策影响的情况下赢得常规战争。在核边缘政策下，俄罗斯很有可能获胜；而在常规冲突中，乌克兰似乎可以与俄罗斯形成相持。因此，美国在对乌克兰的支持上保持克制可能更符合乌克兰的利益。

关于台海局势，由于与乌克兰局势有着四个关键的不同之处，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对抗都比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抗要危险得多。第一，至少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大陆就意识到如果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就会引发与美国的军事对抗。第二，中国大陆没有预期对台军事行动将取得速胜，即不可能在美国来不及做出反应的情况下实现武力统一。第三，由于在台海的军事冲突会立即引发中美两军直接交战，核升级的危险会比在当前乌克兰局势中更早出现、且更加显著。第四，双方都认为自身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更有意愿提高核升级的风险，更有可能采取危险而不可预测的边缘政策。

至少在美国，人们越来越相信未来台湾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即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拜登总统曾四次表示美国将以某种方式防卫台湾。他不应该这么说，因为这不是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政策通常是模糊的。但美方已经表明了立场，中方对此也很清楚。美国越是关注与中国的关系、关注中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作用，就越认为台湾问题于己利益攸关。几十年来，中方一直含蓄地向美方表示，美国不该希望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升级，因为美国不会愿意为了台湾的命运而使美国本土遭受损失。因此，中国也许有理由相信能够在核边缘政策的对抗中击败美国，而美国则愈发坚定地认为必须向世界表明美国能够对抗中国。

三、核时代负责任的国家战略的准则

负责任的治国方略 (responsible statecraft) 内涵丰富，这里仅提及其中两点。第一，领导人应避免增加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威胁。国家应该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但如果军事力量过于强大，就会陷入“安全困境” (security dilemma)。第二，领导人应避免将国家财富过多地转移到军事力量建设上来。这可能会适得其反，损害经济和人民福祉，未来还会使经济力量不足以支撑必要的军事力量建设。

核时代负责任的治国方略有四个准则。第一，应当避免不必要的军备竞赛。既然核威慑易于实现，就不必浪费资源建立庞大的核武库，能使对手意识到无法避免报复的核武库规模就足以威慑对手。第二，当有核国家

处于危机之中，可能会试图操纵核升级的风险使事态的走向难以预知，因此国家应当设法避免危机。第三，大国之间难免有危机发生，因此必须为应对危机做好准备。在出现危机可能性较大的问题上，应当预先着手建立危机管理机制。第四，如果危机引发了军事冲突，甚至导致核武器的使用，负责任的领导人应当在造成灾难性后果之前设法结束冲突。

第四点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任何有核国家对同样拥有核武器的对手进行首次核打击时，都希望对方能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那么双方就可能达成和解。但是如果没有事先建立沟通渠道、没有为结束冲突做准备，就只能寄希望于对方正确理解己方传递的信息。然而，通过军事行动传递信息的问题在于信息可能会被误读。进攻的一方认为打击有所保留，而遭受打击的一方很可能认为这样的打击不能接受，必须更有力地反击，从而使事态迅速升级失控。

对可能发生危机或冲突的最重要的有核国家——美国和中国来说，与以上四点准则相关的情况都亟待改善。在军备竞赛方面，中美都表示不会与对方进行军备竞赛，但两国却都在投入大量资源扩大核武库的规模、提高核武器的质量。这远远超出了两国相互威慑所必需的程度。

在避免危机方面，中美在台海似乎更关心如何通过军事准备威慑对方，这不是避免危机的办法。美国不应只是以军事行动发出威胁，还应该向中国大陆保证，如果中国大陆不使用武力，美国就不会鼓励“台湾独立”。美国有过此类表态，但还不够多。华盛顿的许多分析人士更是从未发表此类看法。相反，他们专注于增加美国对台湾及美国盟友的军事支持，以释放更强硬的对华威慑信号。

在危机管理与冲突终止方面，中美之间建立了包括热线在内的危机沟通机制。这些机制平时运行良好，但在中美双方最需要沟通的时候，却往往不起作用。美方一直强调，沟通失败是因为中方不接听美方的热线电话。中方没有回应美方的指责，但最近已经相当明确地表示：中国赞成对危机进行管理，但不希望美国认为危机很容易被控制，否则美国就会认为可以加大对中国施压的力度而不必担心事态失控。中国一方面同美国一样希望管理危机，另一方面又想要保留风险。因此，中美之间的危机管理机制并未得到有效发展。由于每次试图沟通都以失败告终，美国的预期是不能在危机发生时依赖这些渠道，而这是相当危险的情况。

（陈丹梅 译，节大磊 校）

编辑：崔志楠 审核：于铁军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北阁

邮编：100871

网址：www.iiss.pku.edu.cn

电话：+86-10-62756376

传真：+86-10-62753063

邮件地址：iiss@pku.edu.cn